

通訊處：北平市黨部街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週刊編輯處

國語週刊 Gwoyeu Joukan

目錄 國音常用字彙(轉載) 黃志尙

國音常用字彙 轉錄「圖書評論」第一卷第五期 (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一日出版)

黃志尙

我既不懂得國音，也不是一個研究音韻學的人。這一篇文字，不過是我與國音這一個問題有所接觸的時候，一些雜亂的感想。談不到所謂批評，也夠不上批評，更不敢批評。不過是想誠心求教而已！

統一國語這一件事，似乎鬧着歷年所了。記得民國九年我在長沙楚怡小學高等三年級讀書的時候，已經學着國語了。後來進了師範學校，便把小學的國語知識一股腦兒忘得乾乾淨淨。一直到師範五年級，又重新去認識注音字母。我與國語相交的歷史，也不能不算長久，從開始到現在，已是十幾年了。在這十幾年中，不僅是經過兩度的學習，還會厚顏的教過人家。雖然如是，國語和我還是格格不入！

我會到過上海和廣州，前年在河南做事，去年便到南京了。因此，我很覺過國語不統一的痛苦。在上海的時候，我會親自耳聞目見一個日本人用我們的國語問路，我國的同胞竟是不懂。像這樣，未免太夠不上做本國人了。

國語的提倡，實在是刻不容緩。我已多久沒有在教育界混飯吃，對於近來國語推行的狀況不大清楚。據我前年在河南的時候，就不見小學裏面有教國語的，我很以為河南不及我們湖南。誰知道去年我回到湖南去一看，從前教國語的小學，現在也不教了！國語統一，自開始提倡以來，大家不努力，和沒有恆心，固是不可諱言的事。但是國語之不易學習，也不能不說是一個最大的原因。

據我個人的經歷來講，我會兩度學習，雖然天分很低，也不應當總是說不來——我還曾教過人家，那又是怎樣教的呢？就是教人家認識注音符號，拿注音符號去拚拼音。所拚的是書上的字眼，尤其量，能夠照書本很不自然的念兩遍。至於平常說話，那又是另一回事了。

我們湖南有一句俗話：「天不怕地不怕，只怕湖南人說京話」。就是說學京話學不像，說起來難聽得令人可怕。國音就是北京音，國語就是北京話，學得

不像，也真是令人可怕！無怪乎國語之不易普遍了！這固然是一種可恥的習氣，可是我們也不能不承認他們實際的困難。

按：學什麼地方話學不像，也難聽得可怕，如果一個人的胆子那麼小，用某地方的語音作標準，別處的人學起來都難免可怕。定一個四不像的標準，或者不像「不像」那麼多，故不可怕。然而怕與不怕，是個人的心理作用；頗難以度人。

到一個地方學一個地方的話，是很不容易；要學到和本地的方言一樣，更是不容易；不到那一個地方，要學那一個地方的話，並且學到和那地方的土人說的一樣，似乎不單是幾個注音符號所能為力的。

按：顧名思義，注音符號，只是注音的；能得到「音」的統一，注音符號的功用，就算盡了；「學得和那地方兒的「土」人說得一樣，「確」乎不單是幾個注音符號所能為力的。

要統一國語，總要顧全各地方的便利才好。中國各地的話雖是相差得很遠，但是也不少共通的地方。我們對於這些共通之點，似乎宜多多採取。北平音實在很好，很可以作為標準音，但是也有很多音是太特別了，不盡

可以取法。同時有些音是北平所沒有的，却是各地所通行的，似乎也有採納的必要。倘是一意的只用北平音作標準，不僅是要引起學習上的困難，不易達到通行的目的；就是有人能出奇策，把他統一了，像中國這樣寬大的地方，交通又不便利，終久還要弄出枝異來。

作者所謂全國「共同之點」和「各地所通行的」音，究竟是什麼，究竟有沒有，都成問題；在沒有「多費一番手續」，作精確的調查，統計，試驗之前，這種話是沒什麼根據的。為什麼有了標準，還「終久要弄出枝異來」？而且事實上中國的交通是日趨便利的。

我們無論到那一省的省會，當然是各各人說各省的話，但是在省會裏面的話，比較是特別容易懂。要是到了省會以外的地方，尤其是鄉間，就極不容易懂得了。這是什麼原因呢？大概都會裏面所說的話，除了少數的音，是沒有字眼的，大體都是能夠寫出來的。鄉間的話，不能用字寫出來的就多了。我們全國都是用一樣的字，用一樣的字典，所以讀的音，雖然有差別，但大體都相同的。都會的地方，識字的人比較多一點，尤其是有說官話資格的人，沒有字眼的話句要特別

少一點，所以容易懂得。譬如「這是甚麼」一句話，無論叫那一個地方的人來念，互相都可以懂得。如果各就本地的土話來說，則

廣東話是：ㄉㄨㄛˊ ㄉㄨㄛˊ ㄉㄨㄛˊ ㄉㄨㄛˊ

上海話是：ㄉㄨㄛˊ ㄉㄨㄛˊ ㄉㄨㄛˊ ㄉㄨㄛˊ

長沙話是：ㄉㄨㄛˊ ㄉㄨㄛˊ ㄉㄨㄛˊ ㄉㄨㄛˊ

河南話是：ㄉㄨㄛˊ ㄉㄨㄛˊ ㄉㄨㄛˊ ㄉㄨㄛˊ

便不易懂得了。我們只要大家能說「這ㄉㄨㄛˊ是ㄉㄨㄛˊㄉㄨㄛˊㄉㄨㄛˊ」，就也很好。何必再多一番手續，叫大多數的人都去學北平話，講「這ㄉㄨㄛˊ是ㄉㄨㄛˊㄉㄨㄛˊㄉㄨㄛˊ」呢？「甚ㄉㄨㄛˊㄉㄨㄛˊ」這種講法，差不多全國都是如是，這種音的來源就是以前用反切注出來的音。全國都是根據一個來源，所以大體相同——就是北平也未嘗不是一個讀法。「甚ㄉㄨㄛˊㄉㄨㄛˊ」是說話的時候的一種變音，是北平的俗音。我們不採取大家便利同用的音，強欲令人去講一地的俗音，無怪統一之不易也！

按：北平音系如果可說「好」，也就是它沒有很多像廣東、上海、長沙、河南的那些寫不出來的「字眼」。說「這是什麼」(ㄉㄨㄛˊ ㄉㄨㄛˊ ㄉㄨㄛˊ ㄉㄨㄛˊ)，雖然比「ㄉㄨㄛˊ ㄉㄨㄛˊ ㄉㄨㄛˊ ㄉㄨㄛˊ」容易叫多數人聽懂

，但說到「互相都可以懂得」，「全國都是如此」(幸而前面還有「差不多」三字)，也頗有問題。離北平不遠的鄰處家鄉，就傳說「ㄉㄨㄛˊ ㄉㄨㄛˊ」才能聽懂。作者稱「語音」為「變音」，似乎還有什麼「常音」，可是作者注的ㄉㄨㄛˊ ㄉㄨㄛˊ，也並不見得是全國「語言」裏通行的「常音」或「大家便利用的音」。果真全國人都因為不知道國音應該「用一地方的音作客觀的標準」這種道理，而存「正音」「俗音」的偏見；那真就「無怪統一之不易也」了。

中國讀書的音，原來各地都有共通之點。因為參雜土話的成分愈多，他差別也越大了。所以南方人北方人說話的聲音雖然很懸殊，但是寫起文章來的音韻還是相同。拿歷代南北詩人所做的詩來比較，就更明白了。統一國語，我覺得是要拿普通的讀書音做標準，可以得到多少便利。說話務求完全可以用筆寫得出來，把土音俗音除去——就是北平的俗音土音也應在除去之列。

按：各地的讀書音差異到什麼程度，現在定的標準音和「各地」讀書音差異到什麼程度，用所謂讀書音作客觀的標準音是否「便利

」，也頗難聽下斷語。國音常用字彙的說明第四條說：「並把北平的一切讀法整個搬了過來」，這正是「北平的俗音土音也應在除去之列」的意思，不過作者是要把「語音」當作「俗音」「土音」，以與所謂「讀書音」對比罷了。

北平話是很流暢自然，是中國方言中最好的語言。可是也不見得善至美。譬如我們在北平叫黃包車，叫到棉花胡同去。我們單用正確的國語說：「棉花胡同」XY胡Y同XZ，車夫一定不會懂你的。必定要說「棉花兒胡同」，不備要加上一個「兒」字，還要把應讀陽平的「花」讀成去聲。像北平人向來是這樣說的，或是經過幾千百遍的練習而成為習慣了的，自然覺得流暢順口；可是到我們南邊人口裏，就未免有些信屈蹇牙了。這些都不管。我們又看這一句話是不是很漂亮，足夠做標準呢？又如北平話「他X是Y藥X死△的XZ」，不X是Y藥X死△的XZ，「藥」和「要」讀一樣的發音。聽起來，便是：「他是藥死的，不是要死的」。「藥」字原來的音是讀「遠略切」，注音符號注起來便是「Y」的發音。差不多各省的人，發音與如廣東福建的人，都是讀「Y」。我們到底是從大眾的音讀「Y」，還是從北平的音讀「XZ」好呢？

按：那個地方的話也可以說得「流暢自然」，不獨北平話為然。棉花帶捲香菸，據編者所知只有一種叫「紡棉花兒」；至於把「棉花胡同」說成「棉花兒胡同」儼

起車來，倒更費事。「YXYXZ」若不拿一個地方的聲調作標準，不知怎樣才算「正確」的國語；若只把字母讀對了，就算正確，則這樣的「正確」的國語豈但北平的洋車夫不懂，全國的洋車夫都許不懂。如有人要到「我們」YXY，賣「YXZ」的人就許聽不懂。由此觀之，定一個地方的語音為標準，學的正確（像）了，即使其他地方的人不懂，至少那一個地方的人懂；定出一個無可「像」的標準，學得正確了，還是沒人可懂；利害輕重在其間矣。樂讀Y是「大眾」的音麼？作者太武斷了吧！究竟讀Y的人多，還是讀Y的人多，可真難說定。讀Y的字只有一個「藥」字麼？如其不然，則雖不「要死」，怕也另有別的「死」法兒。

據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編的國音常用字彙注音的主張：

國音就是普通所謂「官音」。這種官音本見北平音，元周德清之中原音韻即此音；明之官音洪武正韻以中原音韻為藍本，故亦以此音為根據。它靠着文學與政令的力量，向各地推行，六百年來早已成為全國的標準音了。民國二年國語統一會製注音字母及編國音字典，九年本會修正國音字典，亦即根據此音。惟因那時是取決於多數，對於現代的北平活音不免忽略，故所注之音多有差謬之處，如「YXYZ」，「Y，YX，YZ，YZ，YZXZ」

以Y，YZ，YZ等等拼音，都是現代的北平音系中所沒有的；這是舊國音字典的缺點。——本書所定的音，是以現代的北平音為標準的。

那是一切的音都應以北平音為標準，甚至「六百年來早已成為全國的標準音」，以及以前編訂國音字典時，「取決於多數」的音都不能作數了。於此，從前學過國音的和沒有學過國音的——以中原音韻諸書為根據讀音的，都得從新去學北平音。這種事情，多認識幾個字的人，甯肯說話不懂，決不願意去做的。既是這樣，又誰能去傳播這種國音知識呢？

按：平心靜氣的想一想，似乎不必「甯肯說話不懂，決不願意去做」。

傳授國語並不是向一羣中國話都不懂的外國人傳授，如中國人學習從來不懂的外國語一樣；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既有了一種習用的語言，要再學一種與這種習用語差不多的話，頗是不容易。譬如我自己對於北平話已有相當的學習，比較的已成了一種習慣，現在要我學廣東話還容易一點。就是因為「習而不察」的關係。國語之不易使人學好，也正是如此。其實，我們能夠求得全國讀音能比較相同就夠了，又何必定要和北平人說話說得一樣呢？

按：標準還是要立的；說得一樣，固好；說得不一樣，也可以得個「比較」的「同」。統一國音正如有許多不一樣的房子，要把它改造起來變成一個統一的式樣。我們就不得不將大多數的房子是一個什麼式樣，定出一個簡而易學的計劃來。如果不顧大體，單指定一個個的式樣作標準，求齊不求真，但是

人工材料是否能均辦到，頗成問題。只怕損傷元氣太多，不必易於成功吧！

按：定標準語並不是改造方言，方言還可以存在。作者所謂「斟酌」也只是說音容易！

從前的國音字典所注的音，確實是很危險。宜於把它改，以便學習。如「Y與X的作用一樣，應該通通用X；Y是一個多餘的符號；Y那用X代替——等確實是使學者便利得多。

按：修改的目的是使它合於一種活語言的標準。以言便利，「Y不分，「我」（YZ）覺得太不便利！

但是有的音，也不見得完全可以省略。例如「多」，讀「YZ」的音，是比較普通，不能因為北平音系裏沒有「YZ」，便教多數的人都去讀「YZ」。並且在以前凡注「YZ」的音，如多為德阿爾，譯為德阿爾，度為解學切等。注「YZ」的音如宋為觀火切，譯為吐活切，讀為吐學切等。可見「YZ」與「YZ」並不相同，不能因為北平人讀「YZ」為「YZ」，便把「YZ」去掉。

按：標準既定，非改不可。又如「Y」的音，在這裏通改注Y。△是齒音，由舌尖與上牙阻氣而出，實際出來的聲音，相當於英文裏的S。T是舌音，由舌身與前口阻氣而出，實際出來的聲音，相當於英文裏的sh。這兩個聲音是有很大的區別的。所以△與T也不便混同。北平本來△讀Y。不過如「喜」與「洗」，「吸」與「夕」，「香」與「西」，——雖則同為Y的音，究竟有音的前後阻的不同，就是T與△的關係。因為「洗」「夕」「西」本是△的音，北平讀成Y，但是讀平時「喜」「夕」「西」，究竟不如「喜」「吸」「香」是否身後的音，阻止的部位却年頭一點。

按：△與Y不同，「喜」與「洗」無異；所謂「喜」

是另有所本之故也。

要是在我們湖南，「洗」要是讀成「喜」，就會有人笑話的。「喜」與「休」，「秀」與「臭」，——等，都是顯然有別的。至於別的地方的情形，我却不敢妄說。我以為甯肯把△讀成Y，却不肯把△去掉。他如引與Y，是否可以完全把它改做Y，也有注意的必要。

按：「我們」YXY亦亦有別，但為國語有個標準意見，「Y」可以勉勵學習。

書中的有的只存北平的俗音，讀書音與普通音相近的反而不錄，如「容」字，北平俗音讀「YZ」，讀書音為「YZ」，舊注為「余強切」與「YZ」相當，普通說「YZ」的也比較多些，但是本書單注「YZ」反而把「YZ」遺漏了。這種例子，書裏面很多的，我以為不很妥當。

按：按現代音，非改不可。再講五音的問題。其實一個字音為他所在的地點不同，又何止有五音。有許多聲母就簡直不易形容他是屬於那一聲的。本書為要定標準的語言統通和北平一樣，所以「對於舊入聲字，按北平音系，方配於陰平，陽平，上，去四聲之中」。又說「可是，入聲的讀法，這應該兼存。因為韻律的攸關，尤其是律詩與詞，若將其入聲字讀成陰平或陽平，或將一首詩中幾個押韻的入聲字讀成陰平，陽平，上去幾個不同的聲調，必至音律失調，美感消滅，所以這是應該依舊音讀為入聲的」。可見字音地位的不同，聲調也隨着變動。本書對於入聲已大加更動。我以為不必。這是照原來的嗜好。因為別的字，譬如「馬」，應該是上聲，本書不是注的上聲，但是在說話，如說「馬車」，「乘馬」，又何嘗是說的上聲呢？又如「買」是上聲，「買」是去聲，單說一個字，有時上聲此說上聲；且如說「買賣」，也沒有照上去聲說，而為平上聲。如果要把這些變化盡注出來，不獨不

辨其類，並且能亂人耳目。聲調的變換，差不多是自然而然的。所以不如存其本聲，以聽其自然的變化為妙。

按：詞調的變化，應於辭典內註明；聽其自然，終非良法。

在國語還沒有普及的時候，知字不知音，或見字不知音的機會多。知音求字，因為他所知的音是不正確的，便無法求得其字。本書是以音為類的，大概是供特殊的用途。如果是作為通用的字典，或為推廣之用，應以文字學的分類，依偏旁為次第作主體。才切實用，而便檢索。如果二者兼收，則更為便利。

按：是二者兼收。

本書的說明說「本書對於國音字典，現方着手重修內容體裁大有增改，非短時間所能竣事，故先將常用的字彙成本書，以應急需」。我很盼望這本國音字典能夠早日出現。因為學過國音的人不能不等待這本新國音字典的判決，究竟他所學的是不是錯了。將要學的人，要有它才不致走入迷途。

按：可暫依常用字彙讀音。我並且盼望這一次國音字典的先生們能縮短一點，定出一個永遠的辦法出來，免得再又重修，使學者無所適從！像這樣今日一變，明日一改，終究——變子，也統一不起來！

按：語音變則字典的音改，沒有絕的永遠辦法。一日一改，似乎不致於。

至於我所說的意見，究竟對與不對，很希望有人以指示。因為這不是為我一個人，大概懷着我同樣的感想的人多着呢！

（國音詳論的）校者附誌：右文中的國音字母，有的排得不合格式，有的似有錯誤，但一因承印者缺乏這套寶貨，二因校對者絕不識這些字母，所以只好聽它如此了。

本刊的評者按：絕對不認識這套「寶貨」的人，最好不作校者。